

講武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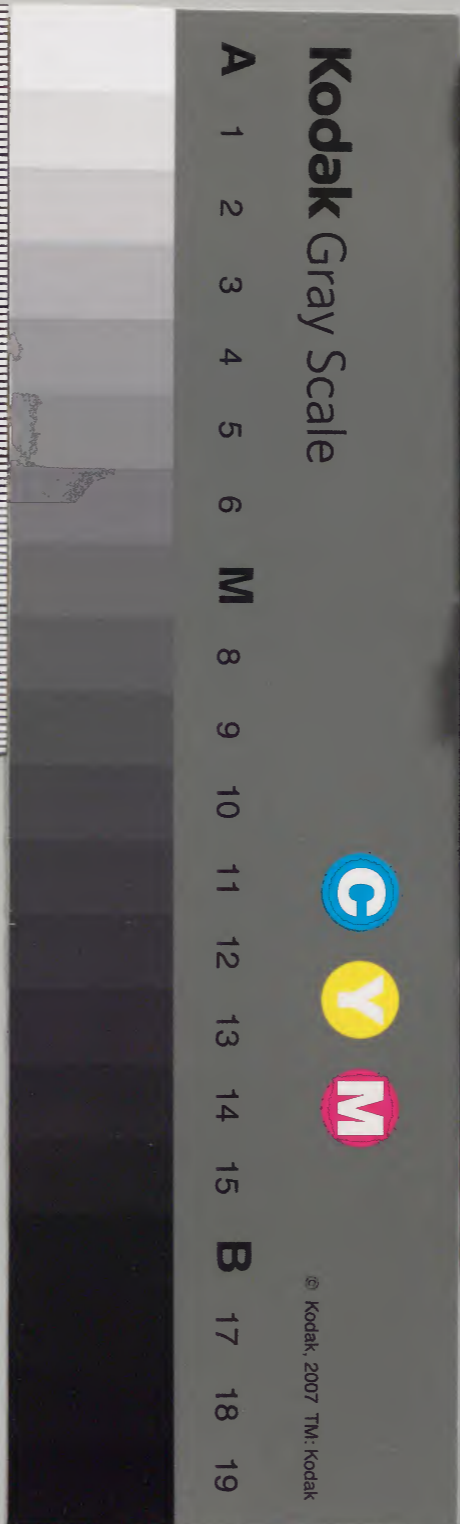
兵覽 十二

漢書門			
九	五	四	五
七	一	一	
一	一		
三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五	四	五
三	〇		
二			
函	冊	架	類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45
冊數	30 (4)	
函號	299	250



兵覽東漢卷之十

淺草大庫

合諸軍討賊向東姜師閔編

孫堅起兵殺荊州刺史王叡前至南陽已數萬人殺太守

張咨至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

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

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

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

恐兵相蹈藉諸軍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劉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

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袁

術因之禍必至焉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越曰
袁術驕而無謀盜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若使人示之
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
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
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
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取
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袁紹等諸軍今討董卓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
以誅暴大衆已合諸軍何旋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
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

叔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危亡之時也一戰而
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
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
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夜遁還酸棗諸軍十餘萬日
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將聽吾計
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
塞轅轅大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柝
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
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
天下望竊為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操乃還屯河內

孫堅進屯陽人卓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梟其都督或謂
袁術曰堅者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術疑
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
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
相嫌疑何也術歔踏即調發軍糧卓遣人說堅欲與和
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
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耶復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卓
自出與戰敗走却屯渾池堅進至雒陽掃除宗廟祠以
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宮井中分兵邀卓卓謂長史
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鷲

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乃使董越屯渾池段熲
屯華陰牛輔屯安邑以禦山東而引兵還長安孫堅修
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初何進遣張揚募兵并州會進敗揚留上黨有衆數千人
至是歸袁紹於河內與南單于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
歸心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
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
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
禍福馥迫於倉卒必有遜讓紹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
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

荀諶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其
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也竊為將
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諶因說馥舉冀州以讓
紹馥性惟怯然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
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君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
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
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
病焉馥乃避位讓紹從事皆棄馥去獨武純仗刀拒紹
紹皆殺之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以祖綬
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審配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

於馥紹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及許攸逢紀荀諶皆為
謀主紹又以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嘗為馥所不禮於是
發兵圍馥第收馥大兒折其兩足紹收漢殺之馥猶憂
怖去依張邈後紹使至與邈耳語馥謂圖已遂自殺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
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
操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衆畧東郡操引兵擊破
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劉虞子和為侍中帝使還歸令虞以兵來迎袁術留和使
以書與虞虞遣騎詣和公孫瓚亦遣其弟越以騎詣術

教術執和奪其兵虞瓚由是有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
兼并以自強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
卓未返紹遣周昂襲奪堅陽城堅嘆曰同舉義兵將救
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
走之袁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為流矢所中死公孫
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盤河數紹罪惡進
兵攻之冀州諸城多叛從瓚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
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
形於色嘗與瓚同師盧植因往依瓚使與其將田楷徇
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

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
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
險常山趙雲為郡將兵詣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
君何獨迷而能友乎雲曰天下詆詆未知孰是民有倒
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將軍也
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
兵覽曰得士者昌此先
帝之所以興也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甚銳
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
兵少縱騎衝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一時同

發譴呼動地大敗瓚軍斬其將嚴綱追至瓚營拔其牙
門餘衆皆走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衆
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
重唯以抄畧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
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
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
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
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
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

勵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
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
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為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
尚奔袁術

劉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虞遣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
亦上虞粟糧不周二湊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
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虞恐其終為亂乃率兵
十萬討之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城欲走虞兵無
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廬舍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
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上數百人因

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瓚執虞會詔遣使者段訓
增虞封邑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脇訓斬虞
及妻子於薊中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歸葬之虞
以厚得衆心比州流舊莫不痛惜初虞欲遣使奉章詣
長安而難其人衆咸曰右比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
然有奇才虞乃備禮請以為掾而遣之疇選家客二十
騎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以為騎都尉不受得報馳還
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怒購
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頽人懷
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

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既喊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
疇恐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
乃殺之疇比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
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
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
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又
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
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者隨
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三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
禮興學校講授之業頒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

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時悉撫
納令不為寇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往攻陶謙所過殘滅還擊破
劉備於郟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操操乃引還
初邈少時好游俠袁紹及操皆與之善及紹為盟主有
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而邈終不自
安前九江守邊讓素有才名操以其譏議已而殺之由
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
邈弟超共謀叛操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
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為人豪而反

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
善戰於前若擁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以俟時事
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遂迎布為兗州牧或
知邈為亂即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守夏侯惇於濮陽布
遂據濮陽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
布同謀貢求見或或將往惇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或
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討必未定及其未定
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
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兗州郡縣
皆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不動降者言宮欲自將取東阿

又使汎寢取范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必
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允曰
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
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
擇也夫布處中少親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
假合不能相君也曹使君智畧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
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
子俱亡乎允流涕許之遂殺汎寢勒兵自守
昱又道別騎絕倉亭津宮不得渡至東阿令棗祇已拒城
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布攻鄆城不龍下西屯濮陽操

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
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

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布至搏戰相持甚
急司馬與韋將應募者進當之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
人曰虜來十步乃白曰十步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
言虜至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操乃得
引去遂入濮陽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反戰軍敗布騎得
操而不識釋之操突火而出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
日糧盡各引去操還鄆城布屯山陽袁紹使人說操欲
遣使家居鄆操時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

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
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今兖州雖殘尚有三城能
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
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斬蘭等謙已死欵遂
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
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
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具河濟天下
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分
兵東擊陳宮以其間收熟麥一奉而布可破也若舍而

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
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謙雖死
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
攻之不拔畧之無獲不出十日則數萬之衆未戰而自
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無降
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
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
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與陳宮
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西有
大隄操隱兵隄裏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大破之攻拔

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犇劉備張邈從之留弟超守雍
立布見備甚尊敬之請備於帳中坐婦床上令婦向拜
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而內不悅
孫堅舊將丹陽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
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拔本
上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
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
策為折衝拔尉將兵千餘騎數十匹行收兵此至歷陽
衆五六千周瑜自丹陽將兵迎之助以資糧進攻橫江
拔之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

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畧雞犬菜茹一
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
語性濶達聽受善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
致死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
發恩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
者不強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
匹威震江東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
今將軍事業自大士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若範願
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乎下
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

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範出便釋搢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自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

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攻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戰不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燃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龍衣高選屯朗大驚遣周昕逆戰策斬昕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

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遊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白龍魚腹困於豫且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覽曰此策之所

客之禍也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飢則寇畧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軍仰桑椹袁術取給蒲羸棗祇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袁紹與操書辭語騰慢操語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止卡有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兄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而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

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饒寒卹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說言惑衆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大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嘉又曰紹方比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或亦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東侵

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充豫抗天下六分
之五也為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
韓遂馬騰最強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
此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
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
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
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
徐揚合從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
政將軍直與協策共存大計今與術結婚必受不義之

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
乃追還絕婚械送其使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曹操
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為左將軍操復遺布手書深加慰
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
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
拜登高陵太守令陰合部眾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
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
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顯重但為卿所賣耳
登不為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
飽其肉不飽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依

人飽即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為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為國除害且許以術軍資悉與之暹奉大喜布進軍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等散走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泰山賊帥臧霸破莒得其資實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曰將軍威名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耶

布不從霸等拒之無獲而還順為人清白有威嚴必言辭所將七百餘兵號令整齊每戰必克布後踈順以魏績有內外之親奪其兵以與績當戰則復令順將順亦終無恨意布性決易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荀攸曰張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乖離不如緩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圍張繡於穰

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

曹操以許下卑溼雒陽殘破宜徙都鄆城以就軍實操
拒之田豐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徙宜早圖許奉迎天子
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莫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
悔無益也紹不從而亡卒有以豐謀白操者操解穰園
而還張繡率衆追之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中險以
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
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偽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
奇兵夾攻大破之他日或問其故操曰虜過吾歸師而
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繡不
聽敗還詡登城謂曰從更追之更戰必勝繡從之果以

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
擊勝卒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將軍雖善用
兵非費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
既無失策力米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
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
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劉備九月破沛城虜備
妻子備單身走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
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
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

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北行泰山屯師喊霸
等皆附於布操與劉備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
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
泗水中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
驅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欲降陳宮曰
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
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者但攻城則
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
布妻曰宮與高順素不和必不同心共守如有蹉跌將
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

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損妻子孤軍遠
出若一旦有變妻豈得復為將軍妻哉布乃止張揚素
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矣遙為之勢十一月揚將揚
醜殺揚以應操別將睦固復殺醜將其衆比合袁紹楊
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覓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
及於難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
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
無奮意陳宮有志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
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十一
月大將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登白門樓

兵縛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操謂宮曰柰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召宮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操視其家皆厚於初張遼喊霸等皆降初操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及兗州亂翕暉皆叛亡命收霸操諸備令霸送

二首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主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操嘆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以翕暉為太守陳登以功加伏波將軍袁紹益驕貢御稀簡又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遣使獻捷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備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處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強衆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

方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
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
向於義則遠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
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
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况
兵加曹操而聞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強將士思奮不及
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監軍之計在於
持守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
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紹乃分授所統使與郭圖淳
于瓊各興一軍許下諸將聞紹南兵皆懼曹操曰吾知

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胆薄忌刻而少威兵多
而分益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上地雖廣糧雖豐適足
以為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士廣兵彊曰豐許攸智
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
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豐剛而
犯上攸貪而不治配專而無謀紀果而自用此數人也
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禽
也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于禁屯河上九
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常璩使從事

揚阜詣許阜還諸將問袁曹勝敗阜曰袁公寬而不斷
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強終不能
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畧決机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
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操使御史衛
覲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引於郃曲覲書
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
十萬餘家今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郃曲
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迭強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
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賞以其直
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

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留治關中以為之主
則諸將日前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
從之關中由是服從

車騎將軍董承謀誅操稱受帝帶中密詔與備共事謀洩
操殺承等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
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吾後若何操曰
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
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
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
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

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奔青州歸袁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豈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待之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妙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紹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三月進兵黎陽祖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財與

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衰哉紹遣顏良攻白馬荀彧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入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分兵西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良來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祖授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不從授臨濟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軍至延津

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韜重
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去之荀攸曰此所以餌敵
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
騎前後至諸將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
分趣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大破之斬醜心良
皆紹名將再戰禽之紹軍奪氣

袁紹軍揚武祖綬說曰北兵雖多而勁果不及南心兵雖
精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
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東西數十里操亦
分營與相當出兵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起土山

為地道攻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多叛操與荀
彧書議欲還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
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
之大机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
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
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
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搃其喉而
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
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
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祖綬

說紹可別為友軍於表以絕曹操之越許攸曰曹操悉
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君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
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
首尾犇命破之必也紹皆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敗繫
之攸怒遂犇操操聞其來跣出迎之操掌笑曰子卿遠
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
幾糧乎操曰可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袁氏輜重萬餘
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
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自
將步騎五千用袁軍旗幟銜救縛馬日夜從間道出入

抱束薪至也放火急擊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
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
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請先救之郭圖固
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
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營不能下
騎至烏巢操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紹軍怕懼郭
圖慙復譖張郃郃遂與覽焚攻具詣操營降於是紹軍
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
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坑之前後
所殺七萬餘人祖綬為操軍所執大呼曰綬不降也操

與之有舊遂赦而後遇焉絞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
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強孤
猶不能自保况衆人乎冀州城邑多降於操紹走至黎
陽北岸入其將蔣義渠營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號令
衆聞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
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而
恚吾不望生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吾吾亦慙之
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
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紹為人寬
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慢自高短於從善故

至於敗覽曰

高帝悔不用劉敬言則封之袁紹悔不用田豐言則殺之成敗豈不立判哉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犀僚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
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
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
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
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迫迫而欲送質質
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則命名不得不得往如此見
曹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
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
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見若為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

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詣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還鄴操追之鄴諸將欲逐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立相俾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也可一舉定也操曰善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渡譚別駕王修自青州來救譚欲更還攻尚修諫譚不從

操擊劉表軍於西平袁尚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遠難不迫讎國交絕不出惡聲况志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成遺同盟之恥哉若冀州不弟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耶又與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迭於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詣曲直之計不亦善乎君逆而不及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平操羣下多以為劉表方強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

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謂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亂其勢耳袁氏兄弟相伐本謂天下可定於已而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令其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為二連年戰伐介胄生蟻蝨加以旱蝗飢饉並臻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則譚踵其後此乃天亡尚之時也

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敢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二袁不務遠畧而內相圖朝不謀夕民命靡維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十月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退

正月曹操濟河過其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於平原留審配守鄴操為土山地道以攻鄴又攻絕其糧五月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

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將萬餘人還救鄴先使主簿李孚入城孚著平上幘投暮詐稱都督歷比圍而東阿潰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收縛之因聞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得入操聞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圍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持幡出降孚隨輩出突圍得去尚兵既至配出兵城北操逆擊之敗還尚犇中山操殺配哭祀紹墓慰其妻還家入寶物賜繒絮廩食初紹與持兵起兵紹問操曰今倡義舉大事也下不輯則方面

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紹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辟崔琰為別駕謂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唯以校計甲兵為光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解容謝之許攸恃功慢操操竟殺之

丹陽督媽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致逼娶翊妻徐氏徐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

舊將孫高傳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
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
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
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
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經奉
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
嬰為牙門

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即曹純曰
今懸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
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告諭吏民各安

故業斬郭圖等及其妻子王修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
辟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為掾屬操
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
世極其醜詆及是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
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
俱管記室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
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
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
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

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生
之臣以生蹋頓之心恐青冀非已有也表坐談客耳目
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
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嘉曰兵貴
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異道以
出掩其不意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又即授將軍印使
統其衆疇皆拒之然每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討
之而力未能至是操遣使辟之疇即至隨軍次無終時
方夏水雨而濱海漥下滯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
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

難久矣舊此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
武以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
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
禽也操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
餘里既白檀歷平岡涉鮮卑遼東措柳城未至二百里
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
狼山率與虜遇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降者二十
餘萬尚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
方使公孫康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引還康果斬尚
熙首送之諸將或問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

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尚首令散哭者斬亭
柘獨設祭悲哭操羨而舉之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
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斃地二十餘丈方得水
既還利問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檄倖不
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封田疇為亭侯疇曰吾始為劉公報仇率眾遁逃忠義
不立反以為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復操復欲封之疇
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使疇所善夏侯惇諭之疇曰疇
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
塞以易賞錄哉必不得已請效死勿首於前言未卒泣

浮橫流惇以白操上知不可屈乃拜議郎操之北伐也
劉備說劉表褒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
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
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琅琊諸葛亮寓居南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
許也惟穎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州平烈之子也劉備訪
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在
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
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
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

軍宜往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
 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致信大義於天下而
 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
 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
 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
 賢能與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
 利尽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
 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
 之士劉璋闇弱張魯在此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
 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

有荆益保其巖祖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
 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
 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
 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
 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
 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徽清雅
 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弟事之亮每至
 其家獨拜沐下德公初不令止士元名統德公從子也
 少樸鈍未有識者唯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常謂孔明為
 卧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鏡故德操與備語而備致

之
已郡其寧將僅客八百人歸劉表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歎
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
人畜之孫權擊祖心軍敗走權拔尉凌操急追之軍射
殺操祖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都督蘇飛數荐寧不
用乃白以為知長寧遂亡犇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
寧獻策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荆形便誠國
之西勢也寧現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圖
之不可後操圖之計宜先取黃祖心今昏老已甚財穀
並之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其頓廢不脩急於耕

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
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難
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
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矣以希慕古人乎權舉
酒屬寧曰與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夫以付卿但當勉
建方畧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心橫兩蒙
衝把守沔口大弛繫矸千弩交射軍不得前將軍董襲
司馬凌統各將敢死百餘人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
裏襲以刀斷纜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陳就逆戰
呂蒙親象就首於是水陸並進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

斬之又欲殺蘇飛其寧下席叩頭流涕言飛舊恩乞其
首領權乃舍之凌操子統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讎之令
寧也他所

劉備屯樊劉琮降操不以告比覺則操已在宛矣備大驚
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
皆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將其衆去過襄陽
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過辞表
墓涕泣而去到當陽裹餘十萬人輜重數十兩日行十
餘里別遣關羽乘舡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令
擁大袞披甲者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濟大事者

以人心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琮將王威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馳無備輕
行軍進若給成奇兵数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
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操以江陵有軍
寔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急追之及於當陽之
長阪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幸數十騎走徐庶
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
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
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断桥瞑目橫矛曰
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備子

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裒萬餘人俱到夏口
魯肅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
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
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
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
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一子并慰勞其軍
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抚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
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
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北至
南郡而琮已降肅遂迎備於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慇懃

之意且白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
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
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兵濟世業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
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矣子瑜者亮兄瑾也為權長史
備進住樊口操將順江東下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
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俱詣孫權見於柴桑說曰海內
大亂將軍起兵以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
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
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迹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
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

不接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服從之名而內
懷沈豫之討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
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且猶守不
辱况劉豫州王室之曹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
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得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
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
豫州莫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兵誰乎亮曰
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
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
間迫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

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噉上將軍且
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徧矣勢耳非
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
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
足之形成矣成敗之祖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遺權書
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水今治水軍八十萬與將軍
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
也挾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
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軍家衝關艦水陸俱下長江之
險已與我共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

迎之便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
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
不足與斷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
之今肅迎操當以肅還付卿党品其名位猶不失下
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
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
權歎息曰諸人特謀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
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
雖託名漢相寔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伏父兄之
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

天下為國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為
將軍籌之今北土永平馬超韓遂為操後患而操舍鞍
馬伏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
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
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
數萬人進住淩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
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
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
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
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

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甚無謂也今以實核之彼
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
七八萬耳尚懷孤疑夫以疾痛之卒御孤疑之衆七數
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
權操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各顧
妻子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
贊孤也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
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遂以周瑜
程普為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
畫方略劉備望見瑜船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

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
備深愧喜進與操過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
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人
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
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
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
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
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
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
營落頃之烟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

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火壞操引軍走過沈滄道不通
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陷籍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
進追至南郡操軍損其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
守襄陽引軍北還其寧徑進取夷陵守之益州將裒肅
奉軍降瑜以肅兵益呂蒙、盛稱肅有胆用且慕化遠
來於蒙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圍其寧
蒙謂瑜曰留凌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
夷陵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度江北岸與仁相拒
丹陽黥賊帥陳僕等三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吳將
賀齊募輕捷士夜於隱處以鈇戈拓山而上縣布以援

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
走還大軍上攻破之以其地為新都郡齊為太守

夫聖大軍上攻如之也其出也如時時亦感水也
下入如也昔曰餘人公亦曰何意趙前規下規於公也

兵覽東漢卷之十一

孫權圍合肥久不下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統諫曰

麾下恃盛壯之氣忍強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

斬將擐旗威震敵場此乃編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

抑責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操遣兵救合肥久而

不至楊州別駕將濟詐言救至遣使齎書語城中權軍
獲之遂引兵退
操留張遼樂進李典屯合肥而還遼軍中嘗有謀反者夜
驚亂起火一軍尽擾遼曰是否一軍尽反必有造變者

敵以驚動入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
十人中陣而立俄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
曹屬
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已必相扇動宜
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搏檄而定也操不從關
中諸將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餘據潼
關七月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潛遣二將渡蒲阪津
據河西為營閏月操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
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
操猶據胡床不動許楮扶操上船、工中流矢死楮左

手舉鞍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下裴放牛馬以餌賊、亂
取之操乃待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何為甬道而南超
等追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
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進軍
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賈詡以為可
偽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
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
都舊故付手欢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指操笑謂之曰
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
罷超等問遂曹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

操與超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
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
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
潼關引曰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諸
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
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
吾爭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
謂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
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
所謂疾雷不反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

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
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
衆雖多莫適為主一舉可滅吾是以喜乃留夏侯淵屯
長安以張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吳復縣邑
扶風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為州里俱僑容
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別駕張松與正善亦自負其才
料璋不足與有為因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
舉正、辭謝詳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畧密
議奉戴以為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璋惧松因說曰曹
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

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
討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未無能為也今州
中諸將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
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正迎備主簿黃雄諫曰
左將軍有號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容禮待
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容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
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後事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
璋一無所納正至荆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不決龐統
曰荆州荒濶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
志今益州戶口百萬上流財富誠得以為資以業可成

也備曰合止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
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及事乃可成耳今以
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柰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
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
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
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孫
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軍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
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隨在所供奉贈遺以巨億
計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立窮山放虎自
衛者也備北諸浩璋率兵三萬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

備於會襲璋龐統曰如此則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
不可失也備曰初八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歡飲百
餘日璋增滿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厚樹
恩德以收衆心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湏水口立塢諸將皆曰
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
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遂
從之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
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納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

皆燒除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日彼將自走走而
擊之比必禽矣備聞而惡之法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
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
敵也遣其將吳懿苟拒備皆敗退懿詣軍降

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
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心增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
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
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亦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
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
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

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其寧為升城督寧持練緣城蒙以精銳繼之乎。執抱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邊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權拜蒙為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沂沔克巴東。破巴郡。備入成都。遷將公安。盡歸其財物。佩以振威將軍印綬。以諸葛亮為軍師。法正為蜀郡太守。初備自新野南奔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請曹操諸葛亮以書招巴。巴不從。入蜀。備深恨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

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至。族及得巴。甚喜。以為西曹掾。時軍用不足。備以為憂。劉巴詣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各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頃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今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留霍峻守葭萌城。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圍。一年。峻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斬之。備

以為梓潼太守法正一殮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大橫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以行其意耶亮治頗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謂已未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凌替寵之以位、極則賤

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著矣備以蔣琬為廣都長不治大怒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

操至陽平張魯欲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拒關堅守初操以降人多言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信以為然至是身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諸屯山峻難登士卒傷夷軍食且盡操意沮

欲還會前軍夜迷誤入張衛別營營中大驚退散操進
兵攻之衛等夜遁曹犇南山入巴中操入南鄭遣人慰
諭之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
未附而遠爭江陵其机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
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
曰人若無足既得隴復望蜀耶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
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
勢自傾因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相於治
國而為相閔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
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

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謂
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
侯淵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

曹操之征張魯也為教典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
乃發及是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悌發函教曰若孫權
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
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北救至彼破我必
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
後可守也樂進守莫對遼怒將獨出李典素與遼不睦
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豈敢以私憾而

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夜募敢從之士明日陷陣
衝壘入至麾下權大驚走撤軍還至道遙津北遼將步
騎奄至其寧呂蒙力戰杆敵凌統率親近親近親扶權
出圍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撤丈餘無版親近谷利使
權持鞍緩控於後著鞭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
南迎權八船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
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顧以此為終身之戒權自前收其
淚曰大漸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
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守身處地還此非其智不

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喪故耳今兼淵郃才畧不
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
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
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
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
辨操道曹洪拒之

魏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
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
則一匹夫敵耳及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
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

備使討虞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
 張郃引兵還督軍杜襲收歛卒推郃為軍主衆心乃定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遜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
 能為也我必有漢州矣乃歛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
 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
 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隊前突其陣且閉且却魏兵
 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
 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墜水
 死者甚多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
 備逐有漢中操恐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雍州刺

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去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
 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徙氏五萬餘落出居
 扶風天水界

閔羽使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於
 樊仁使于禁龐德守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中溢平地
 數丈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遂攻之禁等窮迫
 遂降龐德力戰矢盡戰益怒氣益壯而水浸盛吏士盡
 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船覆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
 曰何不早降德罵羽殺之急攻樊城城多崩壞衆恟
 懼或曰可及圍未合乘輕船夜走蒯寵曰山水速疾冀

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邾下許以南百姓擾羽所以不遂進者恐吾軍犄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盟誓同心同守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外內斷絕羽又遣別將圍襄陽刺史胡脩太守傅方皆降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二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耶操自許以南徃徃遙應聞羽威振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夫於國家大計未定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聞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

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雖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潘璋往白帝蔣欽將游兵循江應敵蒙為國家前應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權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徃自可克然地勢陸通今因取之操後自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婚於羽羽

六 卷之二
十一
罵其使不許至是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
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
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
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矣遂稱病篤權乃露檄
召蒙還陰與圖計下至無湖陸遜謂曰閔羽接境如何
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務北進未嫌於
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若出其不意羽可禽也下見至
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
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
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

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
其功美深自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且啓形
狀權遂發兵襲羽欲令孫皎與蒙分督左右蒙曰若以
征虜融宜用之以蒙融宜用蒙昔用瑜程普為左右督
攻江陵事決於瑜普恃久將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自
前之戒也權悟乃以蒙為大督曹操使徐晃屯宛以助
曹仁孫權為牋與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
備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宜內露之使羽
聞權上而還自護則圍速懈且可使兩賊相持自待其
散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也又圍中將吏不知

有救儻有他意為難不少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強染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即敕徐晃以權書射着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操自雒陽南救曹仁駐軍摩陂晃攻羽破之羽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呂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艤中使白衣搖擗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摩芳傳士仁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於是即降蒙入江陵釋子禁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于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

蒙猶以為犯軍令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悚道不拾遺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給醫藥賜衣糧關羽走還曹仁會諸將詣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禽也趙儼曰權羽連兵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耳今羽已孤逆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北則權將改虞於彼而生患子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救仁如儼所策羽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人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皆無閉心權至江陵荆州將吏悉歸附自治中從事潘濬称疾不見權遣人與

致濟伏面不起涕泣交揚權慰諭懇惻濟起拜謝即以
 為治中荊州軍事一以認之從事樊仲誘導諸夷西附
 漢中奴白遣萬人討之奴白外人濟曰以五千兵往足
 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濟曰仲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畧嘗
 謂州人設饅以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
 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濟將五千人往果斬平
 之權以蒙為南郡太守遜為右護軍皆封侯使遜屯夷
 陵守峽口關羽遁走兵皆解散統千餘騎權先使潘璋
 斷其徑路十二月獲羽斬之遂定荊州初全瓌上疏陳
 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至是謂瓌曰君前

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權後以劉
 璋為益州牧駐紆歸未幾而卒呂蒙未及受封亦卒
 曹操欲從荊州殘民司馬懿曰荆楚輕脆易動關羽新破
 諸為愚者藏竄觀望從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
 敢復還操從之是後亡者悉還以上獻帝

兵覽東漢卷之十一終
 帝自稱歸將進擊吳黃權曰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先
 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自
 帝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
 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
 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
 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
 非良策也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
 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

兵覽後漢卷之十二
 帝自稱歸將進擊吳黃權曰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先
 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自
 帝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
 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
 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
 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
 非良策也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
 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

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于夷道號亭吳將皆欲迎
 擊之陸遜曰彼銳氣始盛乘高守險難可卒攻若有不
 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且獎勵將士以觀其變彼勢
 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皆以為
 怯帝遂自狼山通武陵使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
 授以官爵

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
 拒至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
 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之計不得行乃引
 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

故也遂上疏吳王權曰夷陵國之關鍵失之則荊州可
 憂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
 布置必無他慮矣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
 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其軍始
 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使兵疲意沮
 計不復生犄角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
 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
 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奔馬鞍山陳兵自繞遜
 促兵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
 帝城舟楫軍資畧盡帝大慙志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

豈非天耶

帝在白帝吳徐盛等表請再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均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初魏主丕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拒敵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七日吳破漢書到

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米桓兵統五千人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柵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

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耶乃偃息旗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雙等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退桓遂斬雕虜雙

初呂蒙病篤吳王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曰朱然膽守有餘可任也蒙卒權使然鎮江陵及曹真等圍之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恐意方厲兵伺間攻破魏西屯時江水淺陝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

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
 上疏曰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
 至陋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恐渚中精銳將轉而
 為吳矣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示魏王丕即詔
 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僅而復濟吳
 已作荻筏欲燒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丕謂昭
 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疫丕悉召諸軍還洛陽初
 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
 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
 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

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今君等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
 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不納軍竟無功昭以上

諸葛亮討南夷所在戰捷由越雋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為
 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陳
 問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抵如此即易勝耳乃縱
 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
 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皆
 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
 兵一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
 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入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

蔡陽

蒙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
 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于是悉收其俊傑孟
 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舟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
 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魏朝議欲發
 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敢陸攻者冀掩不備也
 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未幾果退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遂
 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辟廣漢太守姚伾為掾伾並進
 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大于進人而進人者各務

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可謂博雅矣魏主叡聞亮在
 漢中欲大發兵攻之以問孫資、曰昔武皇取張魯危
 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
 今若進軍南鄭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
 過遇水戰凡十五六萬人必當更有所興天下騷動此
 宜深慮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亦足以鎮
 靜疆場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必自敝矣
 乃止
 魏孟初達為文帝所寵至是心自不安數與諸葛亮通書
 陰謀歸蜀魏興太守甲儀密表告之達惶懼欲叛時司

蔡陽

馬懿鎮宛以書慰解之潛軍進討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間吾舉事當表上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涂險司馬公必不來諸將無足患者懿倍道兼行八日而兵至城下禽達

魏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懿延曰楙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橫門即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北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成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

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追計楊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真督諸軍守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累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于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軍應亮關中響震魏主處如長安使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之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于街亭謖遠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卻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

中初亮以謏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謏言
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謏參軍事
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流涕臨祭撫其
遺孤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
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
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
何用討賊耶先是裨將軍王平建諫謏謏不能用及敗
衆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敢
逼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拜平參軍進位
封侯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時趙雲亦以

箕谷兵敗坐貶亮問鄧芝曰箕谷兵退兵將初不相失
何也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不但兵
將不相失也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士
無利何為有賜請湏十月為冬給亮大善之或勸亮更
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
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自今已後諸可
忠慮于國但勤攻吾之闕則功可矯足而待矣於是考
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屬兵講武以為後圖而民忘其
敗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其膽智
使典軍事魏曹真復取三郡以亮懲祁山必出陳倉使

將軍郝昭城守以備之

吳使鄱陽太守周勳詐以郡降於魏魏揚州牧曹休率步騎十萬向琬以應之魏主叡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八月吳主權至琬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桓全琮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桓曰休以親見任非智勇名將令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桂車此兩道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得休則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以窺許洛此萬世一時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戰于石亭遜令桓琮為左右

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至夾石斬獲萬餘資伏畧盡初叡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奔軍於琬而休深入與戰必敗乃亟進聞休已敗而吳遣兵斷夾石諸將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路絕進退不能安危之執不及終日今疾進出賊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多何益乃兼道進軍而多設旗鼓疑兵吳人驚退休乃得還初逵與休不善至是賴逵以免魏亦不之罪也

右將軍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言于帝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

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不同知臣才
弱敵疆然木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融與伐之是
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
唯此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
也顧王業不可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
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
乘勞此進趨之時也且高帝明並日月謀慮淵深然涉
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
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
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曾今歲

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
也臣到漢中中間期年已喪趙雲等及田長也將七十
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所糾合四方之精
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
敵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則住與
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
此臣之未解四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兵敗于楚曹
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矣然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
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
更遠盟閔羽毀敗裨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

逸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克使人說郝昭不下昭兵練十餘人亮進攻之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九填塹欲直攀城昭又于內築重墻亮又為地突欲踰出于城裏昭又于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魏遣張郃救之未至亮糧盡引還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

魏征東將軍滿寵聞吳欲攻合肥表請召兵吳尋退還寵

以為賊大舉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遂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來攻不克而還

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漢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郃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魏將郭淮等微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飲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于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

儒

請戰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園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失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门與亮戰中伏弩而卒

吳主權遣中郎將孫布詐降於魏以誘揚州刺史王凌伏兵阜陵以俟之凌騰布書請兵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曰知欲避禍就順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吳朝人敕留府勿與兵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

吳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魏主叡欲召寵還給事中郭謀曰寵有勲方岳二十餘年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知所表將為所闕可令還朝問東方事以察之叡從之既至體氣康彊乃慰勞遣還

吳陸遜引向廬江魏人以為疑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少將勁兵精守足經時况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時吳人歲有北計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來攻圍必據水為勢官

兵救之當先破賊然後圍解賊往甚易救之甚難然其
 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宜立城從見兵以固守此為
 引賊平地而躡其歸路於計為便蔣濟以為如此既示
 天下以弱且望賊相伏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
 於此劫畧無限必以淮北為守矣魏主叡疑之寵重表
 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而實不必相
 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引賊
 遠承擇利而動所謂形而誘之也尚書趙咨以寵策為
 長乃報聽之

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

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衆中有自大之言
 今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
 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
 或有赴水死者

丞相亮至郿軍于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
 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
 西止五丈原並能為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
 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
 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
 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

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犯焉

四百廿

吳王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魏滿寵欲率兵救新城將軍田豫曰賊欲資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俟其疲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散騎常侍劉劭曰可先遣步騎數千揚聲進道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必進佈遁走不戰自屈矣寵又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叡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

必不能援救諸將堅守吾將自往攻之比至度權已走矣乃使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救懿但堅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畧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乃御龍舟而東滿寵募士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人聞敵至遂退陸遜遣人奉表于權為魏邏者所得諸葛瑾聞之甚惧與遜書速其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典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來見遜遜曰今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若便退賊謂吾怖而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兵上馬以向襄陽

和

城魏衆素憚遜名遠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擊部伍張拓聲勢步赴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往獵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

亮懿相持久亮教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幘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仗節為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于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夙興夜寢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啖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

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僕射李福省侍因諮大計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公所問者公瑛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誥請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輕還耳又請其次亮曰文偉可又問亮不答八月薨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備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策贈卹綬謚曰忠武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察行其營壘嘆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

魏主叡召司馬懿于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或以
 為兵多難供叡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
 當計後費也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
 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
 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
 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
 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知此
 一年足矣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等將步騎數
 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

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窠窟空虛直
 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
 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行等恐引兵夜走諸軍
 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破之遂進圍襄平秋
 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而月餘不止
 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從者斬
 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
 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
 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日者遠來而
 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

和

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
正令失半而克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
衆我寡賊餓我飽水而乃尔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
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尽而圍
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天兵者詭
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而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无
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
罷兵魏主叡曰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兩霽懿
乃合圍作上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
窘急糧盡人相食八月使其相王建柳南請解圍却兵

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却伯猶肉
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使退舍豈得礼耶
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
年少有明決者末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
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
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矣不
須送任既而城潰淵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遂入
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觀
魏欲廣田畜穀于揚豫之間使尚書郎鄭文行陳頊已東
至壽春文以為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

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
 費巨億陳蔡之關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
 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
 萬人且田且守言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曹運計除衆費
 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
 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吾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
 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建于江淮資
 食有儲而無水害

魏征西將軍夏侯玄爽始子也辟李勝為長史勝及鄧颺
 欲禁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三月

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玄自駱谷入漢中漢中守兵
 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
 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據興
 執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閏月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
 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寨時羽檄交至人馬探
 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真
 君信可人必能釋賊也

魏兵距興執不得進關中及攻羌轉輸不能供牛畜多死
 民夷號泣道路司馬懿與夏侯玄書曰春秋責大德重
 今興執至險蜀以先據之若進不獲戰退見迫絕覆軍

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惧言於奕遂引軍還費禕進據
三嶺以截奕奕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之甚衆關中為
之虛耗

魏曹奕奢侈無度飲食衣服擬于乘輿又私取先帝才人
以為伎樂作窟室綺䟽四周與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義
泣諫不聽又兄弟數俱出游司農桓範謂曰總萬機典
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奕曰誰敢尔
耶會其所親李勝出刺荆州過辭懿懿令而婢侍持衣
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流露胸勝曰
衆謂明公奮風發勅何意乃尔懿使醫氣絞屬言年老

枕疾死在旦夕并州近胡好為之備且以子師昭為託
勝曰還忝本州非并州也懿復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
州勝曰當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為本州
好建功勳勝退告奕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
足慮矣故奕等不復設備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奕與
弟羲訓彥皆從懿與師昭謀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
兵據武庫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奕營太僕
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奏曰大將軍奕督棄碩命敗
亂國典僭擬專權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
宿衛易以私人伺察至尊離間兩宮天下洶洶人懷危

兵 卷之三十一
四百八
懼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太尉臣濟
等皆以與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軍宿衛奏永寧宮
皇太后令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罷與義訓吏兵以
候就第敢有稽留車駕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
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與得奏迫窘不知所為懿使所
親信說與直早白歸罪唯免官而已懿以太后令召桓
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懿謂蔣
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駕馬憲棧豆必不能用也範勸與
以天子詣計昌發四方兵自輔與疑未決範謂義曰此
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今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

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于天下誰敢
不應今詣許昌不過中宿所憂穀食而大司農印將在
我身義兄弟不從自甲至五鼓與乃拔刀於地曰我亦
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犢耳
何圖今日生汝族滅也與乃通懿奏請下詔免已官奉
駕還宮與兄弟歸家懿發吏卒圍守之有司奏黃門張
當私以所擇才人與與疑有姦收付廷尉考實辭與與
何晏節颺下謚畢軌李勝等謀逆於是收與義等并桓
範張當俱夷三族

吳朱然氣候分明竹行修潔終日欽欽若在戰場臨急膽

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為大司馬病卒吳王權為之哀慟

姜維政魏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洵安李欽守之聚羌胡質仁子為質也在侵逼諸郡魏郭淮使刺史陳泰進兵圍之

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窘困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軍救之出自朱頭山與泰相對泰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趣牛頭截其還路淮從之進軍北水維懼遁走安寺降魏

魏王昶言孫權流放良臣嫡庶分爭可乘釁擊之司馬懿

遣新城太守陳泰襲秭歸荆州刺史王基向夷陵昶向江陵昶引竹緇為橋度水擊吳軍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昶欲引至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塞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鎧馬甲環城以怒之而設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昶與戰大破之斬其二將至基陳泰亦破吳兵降數千口

魏王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為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凌勢窮而縛水次懿解其縛送詣京師道飲樂死

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攻魏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提左右結山夾西城各置千人使全端劉畧守之魏諸葛誕言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又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是時征南王昶征東胡遵鎮南毋丘儉各獻征吳之策詔以問尚書傅嘏嘏曰吳為寇六十年君臣相得吉凶同患設令列船津要則彼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令邊城之守與賊相遠羅洛重密間諜不行而舉大衆臨巨險以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善完軍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三方並進奪其肥壤使還瘠地一也兵出民表寂抄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洛遠設間諜不來四也賊退其守佃作易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士之急務也不進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師不從詔昶等三道擊兵昶攻南郡儉向武昌遵誕攻東興各將兵四萬救東興遵等作浮橋以度陳於堤上分兵攻兩城城高峻不可拔恪使將軍丁奉與呂據為前部從山西上奉曰諸君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與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自率麾下

王禮

三千人徑進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寒遵
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
塊鏖刀盾保身緣堦觀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
得上使鼓噪斫破其前屯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
渡橋壞相蹈藉溺死者數萬吳獲車乘牛馬驢騾各以
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祖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
廷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過也諸葛誕之字也先諫伐吳諸
將何罪悉宥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雍州刺史陳泰
求救并州討胡木集而鴈門新興以遠役驚反師又曰
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

姜維攻魏西平獲中郎郭循以為左將軍循每欲刺帝不
得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為左右所遏事輒不果至是
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歡飲沈酒循刺殺之禕既愛
不疑待新附太過張燕嘗與書引岑彭未歎為成禕不
從故及于禍
吳軍還自東興加諸葛恪荆揚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
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疲勞固諫
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論衆衆
人皆心以為不可莫敢復難獨滕胤謂曰君前破疆敵
天下震動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



有備若攻城不克野掠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且
 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又不聽遂
 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擊魏以滕胤為都下督掌統留
 事亦連城之

吳諸葛恪入淮南或曰宜圍新城俟救至而圖之可大獲
 也恪從其計魏司馬師問于虞松曰今二方皆急而諸
 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天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
 事有似弱而強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
 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
 師老衆疲將自遁請將之不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投

食於麥非深根之寇且謂我并力於東是以徑進今若
 使閔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
 使郭淮陳泰解狄道之圍敕毋立險等案兵自守以新
 城委吳泰至洛門維果以糧盡引還魏楊州牙門將張
 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
 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特諸吳人曰今我無
 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
 坐自受敵以來已几十餘日矣城雖陷尚有不欲降者
 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明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
 信吳人聽之特乃夜敵諸屋材柵補冀關為二重明日

謂曰我但有關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
 吳軍病者大半死傷塗地恪內惟失計忿形於色將軍
 米異以軍事忤恪恪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計不用策
 馬奔魏諸將伺知其兵已疲乃進救兵七月恪引去
 士卒傷病流曳頓仆嗟呼而恪晏然自若詔召相衛徐
 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而怨譴興矣汝南太守鄧艾言
 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
 立根基乃競于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

魏文欽以驍果見愛于曹爽而毋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
 善至是皆不自安儉乃以討厚待欽儉子甸謂儉曰大

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誅
 矣于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氏
 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斬其使儉將五六十騎
 衆渡淮至項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師問計於河南尹
 王肅肅曰昔關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其將
 士家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
 時師新割目瘡創甚或謂不宜自行肅又與尚書傅嘏
 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其
 鋒未易當若諸將戰有利鈍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
 我請興疾而東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師又問計

于光祿勳鄭袤曰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策
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垣深溝高壘
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荊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
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脅是以屯聚若大
兵一臨瓦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為前軍既復軟基停駐
基曰儉等詐謀已露衆心疑沮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
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畧民以
自益而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此為錯兵無
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困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
矣軍宜速據南頓西頓有大卸閣計足四十日糧保堅

城因積穀先人有奪入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師聽之進
據颍水閏月次颍橋基復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久謀者
多言將軍持重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
以積實資虜而遠軍糧甚非計也師從未許基曰將在
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
是也遂輒進據之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
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東軍之集請進攻項
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欺誘與之舉事必與持
久詐情自露將不戰而克矣乃遣諸葛誕自安風向壽
春胡遵出譙宋絕其歸路儉欽進不得闢退恐壽春見

龔訢窮不知所為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層兗州刺史
 鄧艾將萬餘人趨樂嘉城儉使欽龔之師自汝陽潛兵
 就艾欽猝遇之末知所為其子鸯年十八勇力絕人謂
 之曰及其永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之
 鸯率壯士先至鼓噪軍中震擾師驚駭病日突出怒衆
 知之嚙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鸯見兵盛乃還欽引
 而東鸯以匹馬拒追騎數千所向被靡人莫敢逼殿中
 人尹大目故曹氏家奴從師行知師日出啓云欽本明
 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乞代公追解之乃乘馬追欽謂
 曰君侯何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欽殊不信乃更怒罵

欲射之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儉聞欽退恐
 懼夜走壽春亦潰孫峻進至橐臯欽以孤軍無繼不能
 自立遂詣峻降儉走慎縣人執救之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
 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抱罕魏雍州刺史王經
 與戰於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
 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為蛇畫足維大怒遂圍狄道魏
 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
 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大盛今以烏合之卒
 當之殆必不可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敵此計之得也

秦曰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
 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徑既破走維
 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招納羗胡
 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
 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至不同吾乘高據勢臨其項
 領不戰必走矣遂進軍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
 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
 秦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
 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
 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耶

姜維自狄道還駐鍾提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安西將
 軍鄧艾曰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
 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以船行我以陸軍三也狄道
 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彼
 從南安因食羗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五也賊有黠計
 其來必矣秋維復出祁山聞艾有備乃回趣南安艾與
 戰于段谷大破之死者甚衆
 魏諸葛誕素與夏侯玄等友善玄等死王凌毋丘儉相繼
 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賑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著
 輕俠數千人為死亡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

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心克至淮南見誕論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克默然還言子昭曰誕再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必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克達之子也詔以誕為司空誕遂殺揚州刺史樂綝歛七田兵十餘萬及新附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為閉門自守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親至吳稱臣請赦司馬昭奉親主髦及太后討之吳使將軍余擇全端唐次等與文欽同救誕六月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兵頭使

將軍王基陳騫圍壽春圍未合惲等將衆因山乘險突入城昭敕基歛軍堅壁基屢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屯安豐為欽外勢詔基轉據北山基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當脩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報聽于是四面合圍塹壘甚峻擊欽異皆破走之秋吳孫綝大發卒出屯護里復遣異等解壽春之圍魏人又擊破之異走歸綝使異更死異以卒之食不從綝怒斬異而遠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吳人成怨昭乃縱及問言救方至大軍乏食勢不能久誕益寬恣食

俄而乏糧外救不至蔣班焦彞誕謀主也言于誕曰宜
 及衆心尚固并力決死攻其一面統有可全空坐守死
 無為也誕不聽欲殺之班彞踰城出降全擇兄子輝等
 得罪于吳奔魏司馬昭作禪書告悻等說吳中擇等不
 能拔壽春城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舍悻等遂師其
 衆出降

文欽教諸尊誕決圍而出不克復還城中食盡降者日衆
 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
 遂殺欽欽子騫踰城自歸于魏軍吏請誅之司馬昭曰
 欽子固應就戮然今以窮來歸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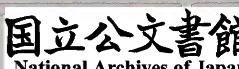
內之心也乃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統不見
 殺其餘何惧又表為將軍賜爵關內侯城中皆喜昭因
 進軍克之斬誕夷三族留初圍壽春王基等欲急攻之
 昭曰城固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
 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
 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
 少吾以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
 成擒矣乃命諸軍按甲以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謀者又
 以淮南仍叛吳兵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
 全固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得亡還適可示中國之

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安慶之昭欲遣諸軍
因學擊吳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閩之勝以圍新城
衆死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軍覆上却天大
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于外又
內患未弭是脩備設慮之時也昭乃止以基為征東將
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時鍾會謀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委
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

吳丞相孫綝奉牛酒詣吳王休休不受綝怨望將為變休
欲討綝密問於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變書而
計畧過人能斷大事乃召奉問計畫奉曰丞相兄弟友

黨甚盛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陞兵以誅之十二月臘
會綝稱疾休強起綝入奉布目左右斬其首以今衆
赦諸固謀者放仗者五千人

魏司馬昭患姜維數比伐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從事
中郎荀勗曰明公為天下宰宜仗正義以伐遠貳而以
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遂欲大舉伐漢
朝臣多以為不可獨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
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擄今吳地廣大而下濕
攻之用力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
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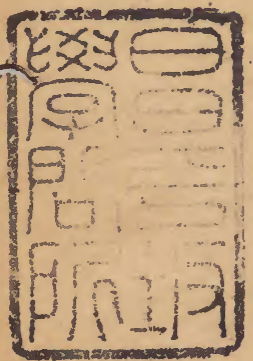
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律姜維
 於番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
 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地外破士女內震其七可知也乃
 以會為鎮西將軍督關中節度以蜀未有警屢陳異議
 昭使人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
 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
 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羣臣莫知
 魏節度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袖趨成都緒以西行
 非奉詔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
 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

糧道險遠軍食之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
 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趨涪出劔閣西百里去
 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
 會方軌而進如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
 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糧
 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邕自褻推轉而下將士皆攀不
 緣崖負負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
 軍拒艾至涪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令
 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前瞻退任綿竹艾以
 書誘瞻曰若降者表為琅邪三貲斬其使列陣以待艾

大破之斬贖及崇贖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斬黃皓
 是敗國於民目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覽曰平行七百
 里無人之地蜀後誇人曰善維自一時雄兒也與其
 相位故窮然維嘗表請防護陰平以備未然使計果得
 能成功耶

初鍾會以材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
 好為事端竊過必亂不可大任及將伐漢西曹屬卻悻
 曰會卑身赴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昭笑曰我寧不知此
 耶蜀教為遠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反掌耳而衆言
 蜀不可伐夫人心頑怯則智勇並竭強使之過所以為
 敵禽耳惟會意與人同今遣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

就如卿慮蜀已破七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
 各自思歸會若作惡祇自滅族耳不須憂也及昭將之
 長安涕復曰會所統兵五六倍於艾但可教會助艾不
 須自行昭曰卿忘前言耶雖然所言不可宣也近日賈
 護軍問我頗疑鍾會否我答言如遣卿行寧可復疑卿
 耶我到長安則自了矣後會都如其所料以上
後帝



卷之十二

三十一

何年何月安開口了矣
 對軍問汝賊匪難會否
 更問行期曰賊去前言
 長安賊匪曰會所為不
 各處賊匪會所為不
 何年何月安開口了矣
 對軍問汝賊匪難會否
 更問行期曰賊去前言
 長安賊匪曰會所為不
 各處賊匪會所為不

二

